

大字圈
點註釋

三十六子全書

晏子春秋序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孫星衍撰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為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為一則為七卷見

七略

史記正義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

及隋唐志宋時析為十四卷

玉海四作二疑誤

見崇文

總目實是劉向校本非偽書也其書與周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

問晏子轉附朝舞管子作桓公問管子昭公問莫三人而迷韓非作哀公

諫上景公遊於麥邱韓非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國何

患患社鼠韓非說苑俱作桓公問管仲問下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家

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傳聞異辭若是偽書必采錄諸家何得有

異唐宋以來傳注家多引晏子問上云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

於百姓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謁奴利一作作出則賣寒熱入

則比周雜下繁組馳之文選注作擊驛而馳韓非作煩且諫下接一搏弱

而再搏乳虎後漢書注作持楯而再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惰倦意林作

居陋巷諫上天之降殃固於富彊為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彊

為善

此誤富字為當又誤讀其句

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偽書必采錄傳注何得

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駉載駟君子所屬箋訓屈為極諫上則作誠以箴駕八非制則當以誠慎之義為長諫上景公游於公阜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四面望睹彗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是為一時之事左傳則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彗星降在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有施之事追溯災祥及之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在昭二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誤在魯昭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越石父反表負薪息於塗側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負累作僕實非櫻罪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縲紲中又非也他若引詩武王豈不仕仕作事引左傳蘊利生孽蘊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足證發經義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墨荀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風俗通諸書

文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質玉海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為後人采嬰行事為書故卷帙頗多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見于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疑其文出于齊之春秋即墨子明鬼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尚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之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儒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倞注孟子有趙岐注唯晏子古無注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尚嫌之世俗所傳本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為細字附著內篇各章或刪去詆毀仲尼及問策諸章謬甚矣惟萬曆乙酉沈啟南校梓本尚為完善自初學記文選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末章所缺又適据太平御覽補足既得諸本是正文字恐或疑其臆見又為音義於後明有依據定為八篇以從漢志為七卷以從七略雖不能復舊觀以為勝俗本遠矣善乎劉向之言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代人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為之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尚儉禮

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晏桓子之喪盡禮亦與墨異孔叢云察傳記
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
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害為儒且
古人書外篇半由依托又劉向所謂疑後世辨士所為者惡得以此病晏
子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十月晦日書

晏子春秋卷一

陽湖孫氏校本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榆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胷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眾。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

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內篇諫上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戚不薦善。邇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邇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

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晏子蹙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為政。彊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為政。彊者犯弱。而曰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酒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

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為非。以賞譽自勸者。情乎為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為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景公遂廢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飢民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策。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

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驅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櫟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飢肉辟拂嗛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櫟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鍾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晏子朝杜局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局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

政。寡人願以請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必夫故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願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己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愐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

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曰。比死者勉為樂乎。吾安能為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竝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

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晏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晏子說。公因說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騶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眾為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予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為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晏子。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傳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為一馬。公召其傅

曰勉之。將以而所傳為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傳為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淳于公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小。亂之本也。夫陽生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饜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疥且瘡。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余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力。邑孤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游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人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

楚巫微導齋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齋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惠，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惠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為君長，百姓歸之以為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惠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為帝王。」

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鱉為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